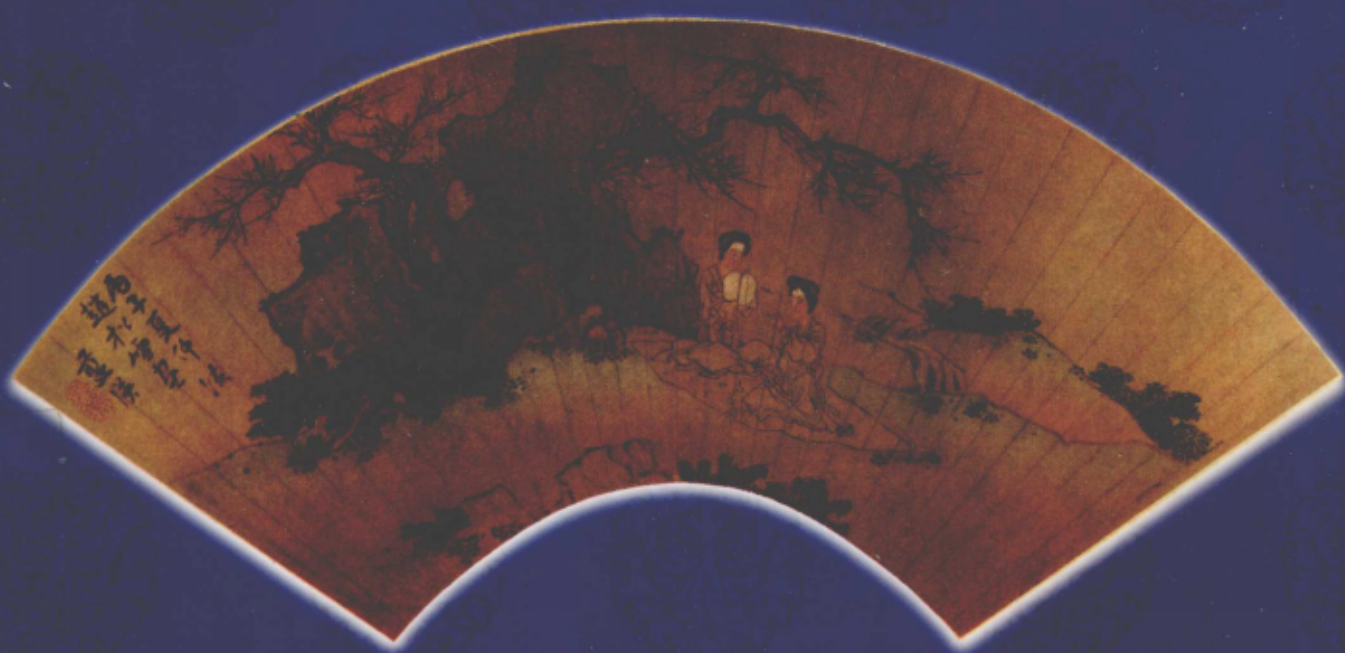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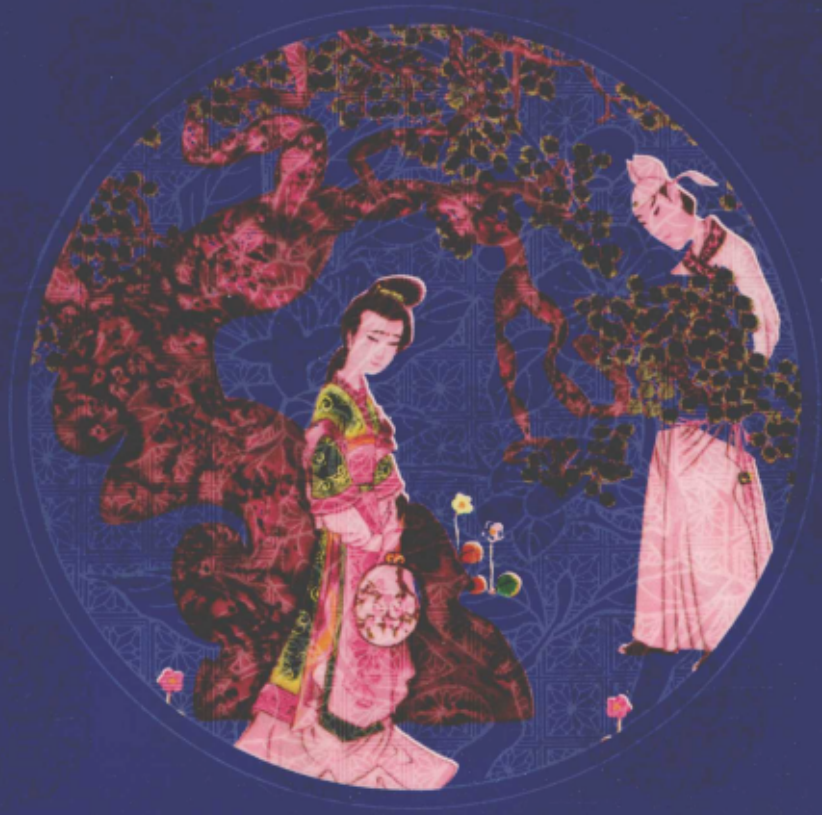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

艳情

小说文库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古代艳情小说文库》篇目 (全四卷)

梦志池缘春福楼铃幻情萃

须楼凰蝶楼人妆花是艳荟  
篇说

终蜃凤蝴蝶痴粉赛都短小

传传缘缘记缘画家鱼缘芦

迷花狸珠笺美中冤目妒葫  
列

好海狐泪霞五人巧比疗醋  
上

缘配缘人梦传梦缘梦盞传  
女奇

巧鸯石情花美月中楼凉梦  
一花

三鸳水定生第风梦青温兰  
花

燕梨楼吟缘咏想情柳婚笺

冷山娇月风意花艳水台交子  
花

平玉听五如飞飞山章两燕

ISBN7-5059-3037-0/I·2296

定 价：860.00 元(全四卷)

主编 陈秋涛

# 中国古代艳情小说文库

第四卷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中国古代艳情小说文库》

第四卷篇目

芦梦志池缘春福楼铃幻  
葫须楼凤蝶楼人妆花是  
醋终昼凤蝴玉痴粉赛都

短篇小说艳情荟萃

中国古代艳情小说文库

# 醋 葫 芦

〔明〕伏雌教主 编



## 《醋葫芦》解读

《醋葫芦》，全书四卷二十回。现存笔耕山房刊本，目录页题“且笑广评演醋葫芦小说”各卷题“新撰(或新演、新编)醋葫芦小说”。卷首有笔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序》与且笑广主人《说原》，卷一、二署“西子湖伏雌教主编”、“伏雌教主编”。未镌刊刻年月，作者、评者真实姓名与生平不详。本书第四回后附录署“己卯花朝”，但无年号，今知另二书均刊于崇禎年间，此书亦当在其先后，崇禎己卯为崇禎十二年(1639)，即本书创作时间。国内久已失传，笔耕山房刊本藏日本内阁文库，近年始得引归国内。

小说《醋葫芦》是一部反映家庭妻妾关系的世情小说，着力刻画都氏的妒悍与成珪的惧内。家庭关系中的妒，并不单纯是个别人的恶德与性情乖戾，而是男女地位不平等和一夫多妻的封建婚姻制度的产物。“都氏者，言天下之妇人，都如是也。”作者看到此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期望打破“醋葫芦”以“救世”，却不理解妒是妇女由于身受沉重的封建压迫而产生的变态心理，站在男权主义的立场上，围绕宗嗣延续和财产继承来反妒，故不得不借助鬼神和因果报应。

作品的可取之处，在于写出妒的普遍性和种种表现，写出妒与反妒的矛盾消长，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围绕反妒，还涉及到官场科举、僧尼寺院、青楼妓馆，描写了各色人物的脸谱，较广泛地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面貌，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全书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语言诙谐生动，艺术上也有较高成就，具有可读性。





## 序

余尝慨世之男子甘为妇人之行，而不能妇人其心。妇人以一夫终，外畏公议，内顾名行。男十色不谓淫，女过二便为辱。苦矣，身之女矣！吾身疇氏，而以人之颦笑为颦笑，颜和声随有奚愉？况乃所乐只争是一线，一线之乐又寄于夫子。非色足以媚之，才足以制之，弗得也。一夫一妇，为欢几何？中有生老病死，所去者半；声问缘觉，所去者又半；饮食息起，所去者半；悲欢离合，所去者又半之半。总令美满百秋，括计不过数载。若乃复杂以僻邪，媚乎外室，青楼敖足，屈招宇禁，涕泗交横，妇人又乌能不妒？故妇人之心真。至于而真，更无漏其一种忐忑龃龉齟齬，无可奈何之衷。将为贤妇，又恐割爱；将为妒妇，又惜名称，至事势临颈，腴颜不顾。譬兹醋国，扇乃牝风阴氛，弥填区寓，阳明遂失坚刚。纵横在我，笑骂繇他。唯虽不爱名，甘任不肖，亶可悼矣。令天下亲友臣子，以兹为心，则三王无难四，五帝无难六。弑父弑君，不载《春秋》；刎足按剑，不载《列传》。不复有商周，安知有末流乎？奈何孤矫之僻，独钟妇人，劳辞彦唏，虚费笔墨。扼腕哉！

前有《狮吼》，继有《怕婆》，而伏雌教主今又为之昌明其说，男子阅之，喜斯悦矣；妾妇闻之，能不自毁其葫芦中之一滴？不乃若都飙肆毒，冷姐生奸，即□生妒妇，亦当拔剑而起，斩断妒根，为莽男儿开方便法门，顿一面之网，普无生之福。因以露洒杨枝，莲开并蒂，则世之获福，不即多乎！兹集虽足绘妒，实以救世矣。诸凡甘婆心而稔怕婆者，虔请一卷，迎二三高衲，对其乃正，焚香恭诵，礼拜忏悔，不必白面玉皇、黑脸阎老，旃檀香横，法界花飞，有妒无妒，一时同超醋海。

笔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题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的定义域。由于分母不能为零，所以我们需要排除使得分母为零的x值。分母是x^2 - 4，即(x-2)(x+2)。因此，x不能等于2或-2。所以，定义域是x ∈ ℝ, x ≠ ±2。

2. 接下来，我们求导数。使用商法则，设u = x^2 + 1, v = x^2 - 4。则u' = 2x, v' = 2x。导数f'(x) = (u'v - uv') / v^2 = (2x(x^2 - 4) - (x^2 + 1)2x) / (x^2 - 4)^2 = (2x^3 - 8x - 2x^3 - 2x) / (x^2 - 4)^2 = (-10x) / (x^2 - 4)^2。

3. 为了找到极值点，我们令f'(x) = 0，即-10x / (x^2 - 4)^2 = 0。这要求分子为零，即-10x = 0，解得x = 0。x = 0在定义域内。此外，x = ±2是定义域的边界点，但不在定义域内，因此我们不考虑。

4. 现在，我们计算f(0) = (0^2 + 1) / (0^2 - 4) = 1 / (-4) = -1/4。所以，在x = 0处，函数取得一个局部极大值-1/4。

5. 为了验证这是否是全局极大值，我们考虑函数的行为。当x → ±∞时，f(x) ≈ x^2 / x^2 = 1。因此，函数在x → ±∞时趋近于1。由于1 > -1/4，所以-1/4不是全局极大值。实际上，函数没有全局极大值，因为它在x → ±∞时趋近于1，但永远达不到1。

6. 关于极小值，我们注意到函数在x = ±2处有垂直渐近线。当x从左侧趋近于2时，f(x) → -∞；当x从右侧趋近于2时，f(x) → +∞。类似地，当x从左侧趋近于-2时，f(x) → +∞；当x从右侧趋近于-2时，f(x) → -∞。因此，函数没有全局极小值。

综上所述，函数f(x) = (x^2 + 1) / (x^2 - 4)在x = 0处取得局部极大值-1/4，没有全局极大值，也没有全局极小值。

## 说 原

都氏者，言天下之妇人，都如是也。妇人秉阴霾之性，习狐媚之妆，能窃男子之意旨以为用；男子堕落其中，至死不觉。亘古及今，以及蛮貊，无不皆然，故曰都也。虽然，情不足以联其夫，不得妒；才不足以凌其夫，不能妒；智浅不足以驾驭其夫，虽欲妒，夫亦不受其妒。试观都氏举止，其才情智识，自是太原异人。孔明以巾幗遗仲达，退丈夫为女子。余读《怕婆经》，进女子为丈夫。世有都氏，吾愿事以箕帚。

成珪者，成规也。言天下之男子，未有不怕婆而能为丈夫，如公输不能拙规矩而成方圆。不怕则争，争则不和。夫妇不和，天地随之愆尤。盖怕之道，精言之为柔，直言之则为怕。然则，怕婆又何必为丈夫讳？揭一种新花样，定万世大規模，孰是慧男子，乘成规而善用之？

三握之吐，姬旦负戾之周；七擒七纵，诸葛簿代之智。悍妇不殊强虏，非智宁能馭伏；保孤无异幼主，不周恶乎能全？鞠躬尽瘁，以忠臣行。良臣之心，任怨任劳，以巧人甘拙人之事。斯其为周智也。

飙者，何犬之类也！以继子而作难，何异疯犬？天下之生乎一体而怀二者，冷著甚矣。故冷姐继都飙而得矣。

且笑广主人识



## 目 录

- 第 一 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 ..... (3257)
- 第 二 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 泛湖舟直谏招尤 ..... (3262)
- 第 三 回 王妈妈愁而复喜 成员外喜而复愁 ..... (3268)
- 第 四 回 思疗妒鸩鹑置膳 欲除奸印信关防 ..... (3273)
- 第 五 回 周员外设谋圆假梦 都院君定计择良姻 ..... (3278)
- 第 六 回 脱滞货石田长价 嗟薄命玉杵计穷 ..... (3284)
- 第 七 回 落圈套片刻风光 露机关一场拷打 ..... (3290)
- 第 八 回 再世昆仑玉全麟嗣 重生管鲍弦续鸾胶 ..... (3296)
- 第 九 回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 胡主事混沌索真赃 ..... (3302)
- 第 十 回 伏新礼优觞祸酿 弄虚脾继立事谐 ..... (3308)
- 第 十 一 回 都氏瓜分家财 成飙浪费继业 ..... (3314)
- 第 十 二 回 石佛庵波斯回首 普度院地藏延宾 ..... (3322)
- 第 十 三 回 产佳儿湖中贺喜 训劣子堂上殴亲 ..... (3331)
- 第 十 四 回 告忤逆枉赔自己钞 买生员落得用他财 ..... (3338)
- 第 十 五 回 画行乐假山俺侍女 涉疑心暗鬼现真形 ..... (3343)
- 第 十 六 回 妒气触怒于天庭 夙孽报施乎地府 ..... (3348)
- 第 十 七 回 波斯阅招救难 都氏带罪受经 ..... (3355)
- 第 十 八 回 翠苔重返家门 都氏闾堂拜谢 ..... (3362)
- 第 十 九 回 都白木丑态可摹 许知府政声堪谱 ..... (3366)
- 第 二 十 回 昧心天诛地灭 硕德名遂功成 ..... (3371)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for your reference. It is intended to assist you in understanding the various components and their functions. Please refer to the accompanying diagrams for a more detailed view of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The system is designed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data processing pipeline. It includes modules for data ingestion, storage, and analysis. The data is processed through a series of steps, including cleaning, transformation, and loading into a data warehouse. The results are then analyzed using various tools and techniques to extract meaningful insights.

The architecture is built on a robust foundation of cloud services, ensuring scalability and reliability. It supports a wide range of data sources and formats, allowing for easy integration with existing systems. The system is also designed to be highly secure, with strict access controls and data encryption to protect sensitive inform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our support team.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you with the best possible experience and ensuring that your data is always safe and accessible.

## 第一回

## 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

引首《满江红》

宋 儒作

须发男儿，率性处，自来凛冽。又何曾，隐忍肤挠，含容目警。胜负场中，逞后先，英雄队里，争豪杰。怎归来，见着俏浑家，扬锐雪。下虚心，犹未愧，任趋承，还磨折。总甘心，忍耐，敢生□□。可悔浑如，系颈羊，堪欺似，藏头鳖。是何年，请得上方刀，把雌风灭。

【评】

此公颇有疗妒之志。然欲请剑上方，第恐缓不及事，仍类寻常汉子。

这首《满江红》词，乃是宋时一个宿儒所制。单道着人生于天地之间，受父母之精血，乘天地之性灵，至清至明，至刚至劲。及其渐至壮年，又读了几多诗书，学了几多世务，添了几多侠肠傲骨，义胆雄心，一毫也不少屈于人，一些也不少弱于己，便是父母，也不肯让他分毫。不知怎么到了壮年以来，娶下一房妻室，便有了一个贼束，就似那蜗牛遇了盐醋、蚂蝗见了存灰的一般，繇他飞天也似的好汉，只索缩了一大半。这也不知甚么缘故？难道男子个个惧内、女人个个欺夫的？也是天生的古怪。

俗话说得好：“干事时他却还在底下，除了这事，他便要爬到丈夫头上屙屎。”莫说别的，便是当时陈季常，是个大意思的人，那个不相钦敬？独有这点上边，有些调停不来，每受了夫人的呵谴，难为到十生九死。又有那不识进退的老苏，倚着通家好友，只道自己面皮怎么样大，思量劝那柳氏转来，走来道：“嫂嫂，夫乃妇之天……”一缘二故，说得不上三五句话，只见那柳氏霎时变下脸来，把个刀一似的言语复上几句，眼见那老苏真个也自酥了。这总是《狮吼记》的旧话，人人看过，个个晓得，却把来做一个引子，小子也不十分细道。

却说目今又有一户人家，丈夫赛过了陈慥，老婆赛过了柳夫人，他的家门颇末，又赛过《狮吼记》。虽则世上常情，亦是目今趋事，待我慢慢说来。有诗为证：

堪叹男儿力不支，诸凡事业任妻为。

假饶片语相挠处，历尽熬煎真可悲。

说话的，你又差了！依你这等说来，为人娶了一房妻小，不要他帮扶家室，终不然做个神厨

儿,请他朝夕四拜,才是男儿力自支么?呀,看官,不是这等讲,若说朝夕四拜,端又是怕老婆的了。有一诗又道得好:

妻主内兮夫主外,夫耕妻织俱无怠。  
丈夫一日身显荣,念及糟糠倍亲爱。  
宋弘之妻不自夸,自有知心宋弘在。  
怎知当世浇薄风,妻虽懒惰勤争功。  
自言家业皆繇我,恃已多才凌老公。  
丈夫不幸无子息,自言有婿有内侄。  
堪叹白发已蒙头,尚不容夫亲外色。  
丈夫无奈假趋承,只恐貽笑遭人轻。  
后生莫道不惧内,事到其间难后生。

闲话休题。且说宋朝年间,临安府中有一处士,姓成名珪,表字廷玉,祖居虎林人氏。幼年孤苦,无倚无依,辛勤积攒,做些经纪生理。到了二旬之外,娶下一个妻子,就是左近那都缙的女儿。那都家老员外名唤都直,唤字公行,做人朴实,颇有财势,因开绸绢铺子,人人唤做都缙。那都缙为何将这女儿倒嫁了一个小本经纪?也只是这都员外做人老实,不乐虚花;是这女婿做人自小停当,一个铜钱当八个子用,以是把个女儿与他为妻。便是那都氏娘子,虽不是倾国倾城,却也如花似玉,一应做家,色色停当。只是一件,都氏从来娇养,况且成珪出身浅薄,家业皆得内助,“惧内”二字,自不必说了。

做亲后不多几年,夫唱妇随,做了千数家业。不期都老员外过世,舅舅都丽又小,绢铺没人管理,却是成珪寻了后街绸绢行中一个旧友,仍旧开张缎铺。这友人姓周名智,表字君达,年纪与成珪仿佛,不相上下。做人性格温和,公平交易,店面上一发来得,真个是不繇科甲的状元,不做文章的秀才。兼之出入银两,半毫不苟,开得十多个年头,颇颇有了利息。一日,成珪道:“贤弟,你我忠心赤胆,开店多年,有本有利,并无芥蒂。只是如今事体大了,两下日久,终有结局。古言道得好:‘树大分枝’。我和你两人就此分析,有何不可?”周智道:“小弟得蒙提携,凡事皆赖贤兄所赐,一任尊裁,但凭处分。”成珪道:“说那里话!本钱虽是我多,辛力却是你多。和你除原本外,均分余利就是。”当日就盘算了帐目,点起货物,共有万金。两下各自分了明白。周智便移至大街,仍旧开张缎铺。成珪却懒于琐碎,因家下有了两个得力主管,竟移至后巷开了一所解库。

说话之间,不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是十多年后,两家生理更又不同,日兴日旺。只是一件,那周家莫说别的,只儿女也添了两三个,将次要嫁娶了。独这成宅夫妇,少不得一个称了员外,都氏也称了院君,家里山场、田地、衣饰、金银,那件没有?偏偏的员外便像太监,院君就像个羯狗,两下结亲四十余年,屁也不曾放得一个。都氏也不着急,莫怪那成珪口中不说,心下思量道:“我有偌大家私,年近六旬,并没一个承宗接祀的儿子,这事怎不教人着急!总是城隍庙、张仙祠、崔府君、定光佛,那处不立愿!那处不许经?一毫也不灵应。”况且院君性格不凡,看官们像也凉着七八分的光景,那些娶两头大、七大八、一妻一,莫说成员外,便是小子也开不得口了。

一日,成员外闲居无事,春景融和,节届清明,时当寒食。那时独坐书斋,别无思想,忽然记得起来:“去年天竺进香,曾在白衣赐子观音殿前许下灯油良愿,至今将及一载,未及完纳,想是



因此越没个孑嗣消息了。”即忙便请院君商议。不多时，那都氏轻移莲步，缓动湘裙，来见员外。看他怎生打扮，《临江仙》为证：

杏脸全凭脂共粉，乌云间着银丝。荆钗裙布俭撑持，不为雌石季，也算女陶朱。  
真率自来无笑影，和同时带参差。问渠天性更何如？要知无妒意，溺器也教除。

成珪迎接之际，虽不尽摩，而其容貌，亦有《临江仙》词为证：

年齿虽然当耳顺，襟期尤似中龄。吴霜缕缕鬓边生。不因五斗粟，惯作折腰迎。  
绮思每凝蝴蝶梦，幽期惟恐莺闻。问渠来将是何名？畏妻都总管，惧内老将军。

都氏见成珪，便问道：“你今独坐在此，请老娘为着何事？敢是早膳未进，还是库中账目要查么？”成珪见妻子来意严整，便又不敢开口。那都氏又问道：“莫非夜来受了风寒，敢是那边吃了哑药？不做声，为着甚么？”成珪没奈何，只得把个笑堆在脸上，道：“院君有所不知，拙夫那里为着这些来。只因去岁天竺进香，没要紧为着子嗣上，曾在白衣观音殿中，许下灯油幡袍良愿。适才记得起来，拙夫将欲告假一日，自往进香还愿，故此特请院君商议，别无他事。不知院君意下何如？”那都氏把个头低了一低，眉蹙了一蹙，便道：“烧香好事，但凭你去，何须和我说得。”摆转身，便向里边竟自去了。

成珪没奈何，只得舍着张风脸，上前一把拽住道：“院君，这回肯不肯，分付一个明白，如何竟自去了？”都氏道：“你自去便是了，难道我又来搅你？”成珪道：“院君说那里话！拙夫若去，一定要请同行，如何擅自敢去！”那都氏被他趋承不过，却也回嗔作喜道：“若要我去，何不一发请了周家叔婶二人，同去走遭？况且清明节近，往天竺就去坟上祭扫一回，却不一举两得？”成珪大喜道：“还是院君，到底有见识，有理，有理。院君，我看此刻天色清爽，明日一定晴朗，就是来日如何？”都氏道：“便是明日。你可亲自周宅去来，我却在家备办合用酒食。”

成珪应了一声，向外便走。都氏道：“转来。”成珪捉不住脚，倒退了三两步，道：“院、院君，还有甚么分付？”都氏道：“往常你出门去，亲自点香限刻，计路途远近，方敢出门。明日虽是烧香公务，料你不敢偷腥，只是有理不可缺，一遭误，二遭故。”成珪转身把舌头伸了一伸，颈项缩一缩，轻轻走到香笥里，取了一枝线香，战兢兢的点在炉内，道：“院君，拙夫去也。”都氏道：“还不快走！”唬得那成珪抱头鼠窜，一溜去了。都氏却自嘻嘻的笑了一声，先到厨下，分付丫环小使道：“来日我们天竺进香，俱要早起整备，四辆肩舆，一应酒食，俱可早些安排，不可临时无措。”众婢仆齐齐应诺，不在话下。

却说成珪出得门来，又早夕阳西下晚饭时光，只恐周宅往返归迟，有违香限，取责不便，恨不得两步挪做一步。转弯抹角，过东转西，却才来到周宅门首。只见外厢铺面俱已闭了，两个门神，你眼看着我眼，把个门儿关得铁桶相似。成珪捶了一会，里面深远，偏不见应。欲待转来，又恐误事；欲待等候，又恐违限。正是两难之际，只见门缝里露出一线灯光来。成珪慌忙张看，只见一个小厮，手中提个灯笼，正走出门。见成珪到来，便厮唤道：“我道是谁扣门，原来是成员外。连晚到此，定有贵干，请里面坐。”成珪道：“我来寻你员外，有事计议。可在家么？”小厮道：“员外与两位小官人，俱去亲戚家饮酒未归，故此小人特地去请。员外进内略坐片时，便好相会。”成珪道：“既不在家，那里等得。你只替我说，明日接员外、院君天竺进香，我自去也。”那小厮那里知道成珪心上有事，一把的致命拽住，道：“员外又不是他人，为何这等作客？员外不在，院君也在家下，晚饭也用一箸去。”

成珪再三不肯，小厮再四又留。正在喧嚷之际，周智的妻子何氏院君蹙将出来。这何氏从